

我们的故事不止一个

朱家角中学 高二(3)班 黄怡文

石磨九转碾碎晨光，陶瓮半载窖藏斜阳。青石板沁染吆喝悠长，粗瓷碗盛满岁月沉香。从驻足窥探的晨曦，到并肩抻面的暮色，当老者与少年在灶台前相望，一碗麻油拌面便成了时光的密匣。所谓至味，不过是把光阴揉进面团，将匠心熬成麻香。这碗面里浮沉着温情的絮语，蒸腾着匠魂的温度，更流转着两代人关于传承的无声诗章。

在江南水汽氤氲的清晨，麻油拌面是镌刻在旧木窗棂上的味觉密码。它诞生于市井巷陌的烟火气里，长辈们以一把晒足三伏的小磨香油，一勺窖藏半年的老抽，将清贫岁月熬煮成绵长的香。青石板上吱呀的扁担声里，挑夫们用粗瓷碗盛起一碗油亮的面条，便足以慰藉辛劳。这是农耕文明与码头文化的私语，是长江水与芝麻粒的千年之约。

我向来喜爱麻油拌面，尤其是早餐店杨大爷做的。我不止一次去过杨大爷的早餐店，每天上学，我都会吃一碗麻油拌面，再高兴地步入学校。

第一次在杨大爷的面店前驻足停留完全是因为他那纯熟老练的手法。我隔着店面的玻璃远观，只见他把挑好的面和做好的麻油

放在一起，不停地上下翻炒，而锅中的东西也像跳舞一般上下飞舞。再撒上些葱花，麻油拌面就算做好了，看着他那行云流水的操作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
不过因为那时的我习惯于在家用早餐，只是偶尔在杨大爷的铺面前驻足观望而已。不知不觉，这样驻足远观的日子过去了许久，直到有一天家里有人事不在，没法准备早餐，我便打算出门吃些什么，再去上学。

于是，我马上就想到了杨大爷的面店。我兴冲冲地赶去，第一次进入店里，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看杨大爷：麻子脸，驼着背，额头上布满皱纹。那会儿天气炎热，杨大爷赤着膊，手里拿着蒲扇，一边扇着风，一边站起身向我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确定不吃碗面再走吗？”这正合我意，我于是坐下，点了一碗心念已久的麻油拌面。

面不一会儿就做好了，大爷笑呵呵地端了上来。我拿起筷子夹起面条，條地，一小股麻油携着葱香的味道飘入鼻腔。轻咬一下，软绵又劲道。好香！我不由得在心中赞叹。又夹了两筷细细品味：麻油的醇厚如丝绸滑过喉间，酱油的咸鲜在舌尖跳起踢踏舞，葱花的辛香是忽远忽近的琵琶余音。面

条弹牙的劲道里藏着麦浪翻滚的四季，芝麻的焦香中沉淀着石磨转动的光阴。这碗看似朴拙的拌面，竟让舌尖尝到了时间的层次：初春新麦的甜，仲夏芝麻的烈，深秋酱缸的沉，寒冬热油的暖。

此刻，我被这碗面的美味所征服。我埋头于碗中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享受着这难得的美味。当最后一滴麻油顺着瓷碗滑落，唇齿间回荡的，是美食带来的最简单纯粹的快乐。杨大爷坐在一旁，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止一次前去杨大爷的早餐店吃面。一个周末，我又一次来到杨大爷的小店吃饭，像往常一样点了一碗麻油拌面。不同的是杨大爷这次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邀请我和他一起做面，我有些惊讶，但还是答应了。他和蔼地说道：“做好一道菜，首先要选好食材，好的食材是好菜的底子。而面呀，就必须得精挑细选，面条太硬太软都不行，要选择合适的，这样面吃起来才劲道。”缓了一下，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又神秘地对我继续讲道：“麻油也必须要用传统的方法制作，要用力捣碎花椒，再混合着葱香、蒜、姜，然

后放入热油中炸出香味。如果在超市买的话，味道就没那么好了。”

做完这些，就开始正式做面了。三尺灶台前，杨大爷以太极般的柔劲抖开手擀银丝面，沸水如白练翻涌，三起三落间面条已镀上琥珀色的光晕。老陶碗底卧着翡翠般的葱花，浇一勺滚油激出椒香，再淋上墨玉色的秘制酱油。最妙是那滴金不换的现磨麻油——芝麻须经石磨九转碾磨，油色从琥珀新成鎏金，馥郁的香气裹挟着阳光的温度，在青花碗沿撞出涟漪。竹筷轻旋间，每一根面条都裹满油润的华服。我惊叹于这美妙无比的制作流程，虽是烹调这样一碗家常的面条，但在杨大爷那里我却享受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。

这段普通而不寻常的经历让我明白：无论是烹饪，亦或是学习，都离不开细致入微的雕琢与耐心的积累。真正的高手，正是那些能在细节中寻找到无限可能，以专注与热情不断磨炼自己的人。

我和杨大爷的故事不止一个，在我与他的相处过程中，领会到了无数“至道”。

(指导教师：李欣然)

我有话说

记忆里的午后，总飘着毛线的软香。我蹲在祖母身边，看着她把一团团毛线变成温暖的织物。当我再一次拿起竹针，才发现织进去的不只是线，还有在心底生根的陪伴。

第一次留意到奶奶的编织，是某个冬日午后。我缩在沙发里看漫画，余光瞥见奶奶坐在窗边，竹针在她指间翻飞，奶白色的毛线像有了生命，慢慢绕成半只暖融融的手套。风从窗缝钻进来，奶奶把刚织好的半截手套捂在我手上，指尖的温度裹着毛线的软，瞬间驱散了凉意。那时我想：要是我也能织出这样温暖的东西，是否也会为奶奶增添一丝温暖……

这个念头像一粒种子落进心里。隔天，我就随手翻出竹编筐里的一捆毛线：“奶奶，我想学织围巾，织给您戴！等我学会了，还可以织给爸爸、妈妈，还有我的好朋友！”奶奶笑出了满脸皱纹，和我说：“好啊，就是这针线活儿急不得，得慢慢来。”我当时只想快点学好编织，也没懂“慢慢来”三个字里藏着的耐心，直到后来起针漏线、绕成死结，急得想放弃时，才想起最初想学编织的心意——不过是想把从奶奶那感受到的暖，用自己的手，慢慢还给她。

初学时，我坐在祖母身边，看她把竹针轻轻一挑，线就乖乖绕了上去。可轮到这时，指尖总跟竹针“打架”：起针时线松得能塞进手指，好不容易织两行，又发现漏了针，针上的毛线软趴趴地往下滑，只好拆了又织。我急得鼻尖冒汗，气得把竹针往沙发上一扔就开始抹眼泪：“怎么这么难！”奶奶没责备，只是捡起针，握着我的手，带着我重新挑线起针：“你看，针要捏稳，线要贴紧针，最要不得的就是急。”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窗台边总摆着两副竹针。我织错的次数比织对的多，有时刚织好半行，就得拆开重织，拆得毛线都起了球，我就赌气把线团往筐里塞。奶奶从不催我，任我窝在一边生闷气，当我又开始在她周边打转时，只传来浅淡一句“织错了就拆，线还在，怕什么？”

慢慢地，我的针脚不再那么歪歪扭扭，虽然还是有些凌乱。记得织到最后几行时，窗外飘起了小雨，我坐在暖灯下边织边数针数，生怕关键时刻再出错。当最后一针收线，我举着那条边缘还带着线头的围巾，跑到奶奶面前递给她。奶奶笑着接过围巾，围在脖子上，拉着我的手贴在围巾上：“你看，这线暖，你织的更暖。”我们相视一笑。

毛线会褪色，竹针会磨损，但岁月永远鲜活，奶奶在现世安稳中为我播下静好的种子，我便一往情深。这门小小的编织手艺，终究织成了亲情的纽带——原来最动人的温暖，从不是那理想中完美的织物，而是藏在针线里的爱与时光。

(指导老师：汪洋)

出发

东方中学 九(2)班 邱李润

人生似一场旅行，总会有出发这一刻。这一路并非永远繁花似锦，也可能是困难重重。面对未知的路途，出发就意味着挑战，其中的真谛是突破困境，不断地成长。

人生，便是向成长出发。记得儿时的一天，父母都有工作，不得已我就一个人留在家中。突然，一阵风吹在身上，我害怕地拿起鞋拨，这是我唯一的武器。为了制造出家里有许多人的假象，我打开了电视，调高了音量，也是为了给自己壮胆。不料，我被剧情深深吸引，时间飞快流逝，直到父母回家我还深陷其中，而那份害怕也因注意力的转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经历了第一次后，接下来每一次独处我都不再畏惧，反而是享受。不仅如此，每次尝试新的一件事我都没有如此害怕。这是一次对未知的释然，也是胆量的成长。

光有胆量也不够，说不定还会因此盲目自信而吃尽苦头，比起勇气更重要的是能力。前段时间，我将一些闲置的杂货挂在二手平台，很快有人拍下。我一向很自信，认为寄件这种事很简单，于是一下子寄了好几个。可我太自大了，将两个包裹寄错了地址。我顿时慌了神，脑海中好似有场狂风暴雨闪过，不知道怎么处理问题，如何安抚顾客的情绪。我想让妈妈帮我，可她说：“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我不能代替解决！”但是，她教我如何去解决问题。

一步步，从安抚、退货、再到我重新发货，妈妈为我整理了一遍，让我自己去实践。一次次与买家、快递员沟通，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，我逐渐放下心来，完美处理好了一切。虽然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，但是我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不少。

我们就像幼苗，而这能力便是成长的养料，让我们更富有力量。生活中有太多的美好，不如自己去经历，现在就出发，去寻找这成长的美好答案。

(指导教师：陈燕)

针线里的时光

实验中学 八(12)班 许心阳



《看见》清河湾中学 六(1)班 沈芸飞

蟠龙新韵 文化绽放

青教院附小 五(4)班 孙翊遥

七彩研学

在上海这座热闹的大城市里，藏着一处充满韵味的地方，那就是蟠龙新天地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游玩的好去处，更是文化的“新”地标。这里就像是一位穿着新衣的老朋友，向每一位来访的客人讲述着中华“新”文化的动人故事。

一踏入蟠龙新天地，我就被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吸引住了。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，每一块砖、每一片瓦都充满了历史的味道。远处，一座石桥横跨河面，连接着两岸的生活。桥上人来人往，桥下流水潺潺，仿佛一幅雅致的江南水墨画。漫步于石板小路，我发现那些古老的宅院中，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咖啡馆，有独具书香古韵特色的新式茶馆，还有将东方香料与现代香水制作相结合的香氛店铺。这种古典与新潮的和谐共生，让蟠龙新天地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。

我特别喜欢那热闹非凡的蟠龙水集。集市上，各种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，精美的剪纸、可爱的泥人，让我看得眼花缭乱。尤其是那个做糖画的叔叔，三两下就画出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兔子，令我敬佩

秋的低语

白鹤中学 七(1)班 章薇

心灵絮语

枫叶随秋风飘落，它飘落到小路尽头，那里正站着一位朴素优雅的姑娘——秋。它裹着行囊，踏着脚步，不急不缓向我们走来。那行囊里面塞满了银杏叶烙金般的契约，还有晚风里第一缕微醺的凉。

再次抬头观望，一大片一大片亮红、淡黄交错着。青嫩绿叶早已披上了陈旧的“皮革”大衣，在萧瑟秋风中摆动。它们已经褪去了以前那引人注目的绿，但是那成片成堆的红色落叶无不散发着一股古典的气息，成为秋的标志。

银杏，是领头的吧！若她是个女孩，那么春夏之时，她决不会抛头露面，她会做一个默而不语的孩子；到了秋季，她便是那一抹亮点，在微微湿润的空气中散发自己无尽的美。

当漫步在枫林之中时，身旁总会出现一片小池塘，像被安排好的一样，它会隐觅在林中若隐若现。只有走近它时，才能看到那上面的荡漾水浪，总会让人暗想：那不正是一条华丽的舞裙？水底的鹅卵石也毫不吝啬，好似一颗颗宝石，应衬着波

光粼粼的水面。

秋风萧瑟，水面上泛起层层浪花，银杏带着古老的印记从树上飞落，像船儿一样游荡于水面之上。

时光总是令人流连忘返，但后面的景物或许是更让人无法自拔的领域吧。

夕阳西下，红日变得不再耀眼夺目，它躲在山的背后，观摩着最后傍晚。五彩的云霞替代了白云，它们不再单纯反而让人挪不开眼：粉的，红的，紫的，交杂着点滴的淡蓝，像一副油画挂在天空，那五彩的光照得树叶不再有颜色，反而融为一体，欣赏着这幅“画”；照得水面停下荡漾，映射下了天空美伦美幻的景色；照得人们身上泛起亮红色的光芒，向夕阳走去。

秋天和夕阳或许是一样的。它们都是一年或一天之中即将结束时的预告，它以美丽的景色、独特的方式向我们传递时光的一瞬即逝。

又是一阵秋风，一片枫叶徐徐落下，但因为日光的灿烂而变得深黑，像一封来自盛夏的书信，一个小姑娘——秋的身旁，她捡起“信件”，向我们诉说着秋季，枫叶，时光……

(指导教师：赵雪莲)

“棋王”爷爷

佳禾小学 四(5)班 张书溢

“哈哈，我又把你的将给吃掉了，我赢了！”从走廊上传来了爷爷的大喊。原来，爷爷和弟弟正在下象棋。看着弟弟失落的表情和爷爷兴奋的眼神，我就偷偷和弟弟说：“你和爷爷下象棋，就是不自量力，他可是我们这一片的‘棋王’呀！”

我的爷爷不但喜欢下象棋，他还是一位下棋高手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和弟弟在楼下玩游戏，忽然，从架空层里传来了一个人的大喊：“老大哥，我今天非赢你不可。”我们俩随着声音来到了架空层，只见一位老爷爷正站在爷爷对面，大声嚷嚷着，可爷爷却笑眯眯地点了点头，随后，那位老爷爷从身后拿出一副象棋，摆在桌子上。

他们的真正对决开始了。对面的老爷爷先把炮移到当中，爷爷看了，眼珠子咕噜一转，就把马绕了个弯，把对方的炮口给堵上了。爷爷眉毛一挑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，似乎在说：“该你了！”对面的老爷爷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我和弟弟在一旁偷着乐，心里暗暗想着：想要赢我爷爷，得看你有没有

本事了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战局好像扭转了，现在变成爷爷皱着眉，对面的老爷爷却在偷笑。我一看棋盘，对面的红车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将的旁边，现在堵着炮的马不管是吃车还是堵炮，都会被吃掉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过了好一会儿，对面的老爷爷突然大喊：“哈哈，最后还是不会了吧，不会就输吧！”可爷爷还在沉着冷静地思考，忽然，爷爷一拍大腿，把象往前一吃，就把红车吃掉了，对面的老爷爷惊得目瞪口呆，嘴巴张成了一个“O”形，大叫道：“你这只嘴事的象，把我的计划全毁了！”爷爷又笑眯眯地捋了捋胡子，说道：“你呀，不能只看你自己的局面，我旁边还有一只象守着呢。”老爷爷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无路可逃了吧！”门外传来了爷爷的大喊，不用说，他肯定又在和弟弟一决胜负了。这就是我的“棋王”爷爷，因为有了他，让我们的家中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。我们都爱他！

(指导教师：蒋金妹)

诗歌创作

小雪

上师大附属青浦实验中学
六(3)班 张馨珩

云沉巷陌浅寒生，碎玉斜沾鬓角轻。
檐下暗香缠雪落，炉边茶沸待梅横。
风梳枯柳丝犹软，灯罩残书页半明。
忽有叩门温语至，新醅可佐一瓯清？

小雪闲居

上师大附属青浦实验中学
六(7)班 韩雅

疏木摇风尽，庭院落白霜。
碎玉敲冷窗，寒梅送暗香。
煮酒消残冻，烹茶待暖阳。
闲观窗外雪，静赏碎初霜。